

念慈母

華淑君

親愛的母親，當我要提筆的時候，總是眼淚直流，四肢發抖，如此的激動，什麼也寫不出來了，母親呀！我明明知道天主的安排一定是公平的，但是您在的時候我不覺得，現在您走了我就覺得少了很多很多我應該要學的東西，我的心靈上好好像您仍在指示我一切叫我掙扎，要努力，要刻苦耐勞要多多幫助別人忘記自己，爲人類謀福利，助天下人愛其所愛，這是我們應盡的責任，親愛的母親！您雖出自名門而無富家千金的俗氣，內心善良，慈悲仁愛，天賦聰明，見解超人，我真不知用什麼詞句來形容才適合。

六十五年十月卅日我和友人一夥兒去遊覽「阿里山」，當天晚上在山上打了一個長途電話來家，才知道您在家裡飯廳滑了一跤，您還安慰我說不要緊，誰知道就因此種下了病根，當時的我感覺十分不安，第二天趕回台北，一到家看見您立即發現右手心及臂部都是青紫色，右邊臂部亦是一大塊，而您特別的堅強，反說沒有關係，一點點痛不在乎，當我看到這種情境時心裡酸得難過，立刻要陪您去醫院檢查，而您却堅持不去，

您說沒有什麼難過。兩天之後見面面色十分難看白中帶青紫色，胃口亦減少很多，因此我就不能再依您，待護送您到醫院澈底檢查，才知道因腸瀉的關係，病情惡化，記得當您跌倒以後，雖未去醫院，但我每天爲您量體溫、血壓、體重、大小便及一舉一動都十分的小心，不料在十一月五日發現腹部脹得很大輕輕一按就有水份湧了上來衝口而出，嘔吐出來的水份是青紫色，約有三千五百西西，當時情況很嚴重，但是嘔吐過後，精神十分疲倦，我馬上用葡萄糖食鹽水三千西西吊起來注射，半躺下讓您安睡了一覺，精神又恢復了，第二天再送醫院經專科專家研究結果配了一些藥回家調理，即告痊癒，唯仍時愈時發，常常嘔吐，老人家如何受得了，我覺得這樣下去，終究不是辦法，所以徵得您老人家的同意，於十一月十九日前往中心診所留醫，每天用各種不同方式檢查，直到同月廿七日方確定是癌症，當時我堅決的絕對不想讓您開刀，但是經過幾位醫學家會診後，結論是如不開刀至多維持一、二天，開了希望

開刀手術更大可不必担心，他們都是我的好朋友，承他們厚愛來細心治療，我纔放心一半，最後祇有祈求天主來決定，托天之佑手術很成功，切開後發現胆囊腸胃間有一大瘤，如予切除，則因您的年事過高，體力難以支持，當我看到這種情形，真是心如刀割，痛楚之情，難以言宣，最後祇好請李大夫將切口縫合。留醫二週後至十二月八日，您又恢復了精神，吵着要回家休養。但至十二月中旬病情又惡化，再進中心診所，我還是寸步不離日夜陪着您，您總是連水都不肯喝一口，都是依靠着高單位的營養劑在維持生命，曾有幾次的休克，用人工呼吸及醫療儀器來急救，居然您還告訴我您唸聖母瑪莉亞和瑜伽功夫，您真偉大，您知道我最喜歡的二件事是信主和瑜珈，您便拿這兩件事來安慰我，偉大慈祥的母親！您自己的痛苦完全不顧，反來安慰您的女兒。

六十六年一月八日您的體力稍稍恢復，您又堅持要回家休養，我祇好依從您要您高興，總算全家大小都回家團團圓圓過了一個平安的農曆年，三月底病情惡化，羣醫束手，延至五月十五日氣

候轉涼，您的體溫亦隨着下降至卅四度，照常理難以維持生命，而您又安祥的度過四天，至五月

十九日下午四時始蒙主寵召回歸天國。

臨終之前您精神還好，拉着我的手對我說，

今天真的我要走了，聖母來接我了，指着天花板，另外還向我們在房間的人說再會！有的招招手，有的握握手；您就安心的走了。當您呼吸慢慢沈下去時，我還是繼續為您量血壓，的確不行了。另外有一位大夫證實您真的永遠離開這個世界了，我開始和孩子們大家為您擦身換新的內衣褲，您是最愛清潔整齊的，最虔誠的天主教徒，每當我星期天去爬山遲回家，您總是一人，獨自過馬路去對面耕華文學院參加彌撒，「下午五點半」極其危險的交通！您居然如此勇敢往返似青年，您從不知您已是九十高齡的老人了，因您胸有成竹，有信心，您這樣偉大的精神，叫我如何忘得了。我最親愛的母親！一字一滴淚，滴不盡的血



（上）本文作者華淑君女士（後排左）與母親（前排左）及于斌（前排中）馬壽華（前排右）等合影。



（下）本文作者的母親華太夫人（中）生前與親友合影。

淚！